

# 大众周末

新闻关注



普京参加冰球比赛 18比6获胜

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俄罗斯业余选手和冰球退役运动员之间进行的冰球比赛，最终普京队以18比6获胜，其中普京赢得8球。



车臣47岁已婚军阀 逼婚17岁少女

17岁的科达·吉奥拉比耶娃曾被连续三次逼婚，是否愿意嫁给47岁已婚的车臣军阀拉姆赞·卡德罗夫，并被威胁如果不同意就绑了她。婚礼现场，吉奥拉比耶娃满脸愁容。



土耳其女子参加选秀 遭激进分子枪击

土耳其一名19岁少女卡雅参加才艺选秀节目，引起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不满，开枪把她击成重伤，生命垂危。



美国男子购二手柜 发现珠宝如数归还

美国男子埃米尔·诺德从一次资产拍卖会上买来的柜子里发现了各种金银首饰及珠宝，总价值1.5万美元(约9.3万元)，但他认为这些财物不属于自己所有，坚持将这些意外之财归还给了原主。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5月17日，“赖声川戏剧作品中国演出季”在北京正式启动。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的《如梦之梦》、《暗恋桃花源》、《冬之旅》等9部话剧将于5月下旬起，登陆上海、北京、广州、潍坊、烟台、青岛等27座城市。其中，作为他创作生涯中重要戏剧作品之一的《如梦之梦》，此次更因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的加盟，成为演出季的最大看点。启动仪式结束后，赖声川就话剧、创作、社会人生等话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 赖声川：因缘际会成就“如梦之梦”

□ 本报记者 卢昱 逢春阶



在北京东城一个四合院里，赖声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5月17日，北京东城区某胡同，一处不显眼的四合院里，“赖声川戏剧作品中国演出季”暨《如梦之梦》演出举行启动仪式。

短短一个小时时间里，阴天雨落，碧空放晴。夕阳西下，在修葺一新的南房中，灯光微暗，围四方古桌，守半杯绿茶，本报记者专访赖声川。

风尘仆仆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此次活动的赖声川，一脸络腮胡、架着黑框眼镜，身着休闲便服，温和有礼，不紧不慢，内敛乐呵。他说，戏剧的力量很大，如果我们能让剧场走到每个人生活中，那我们的社会会非常美好。

## 像梦非梦就是人生嘛

与戏剧艺术结缘，对赖声川来说，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因缘际会。

大学时代，赖声川在台北一家餐厅从事民歌演唱和演奏。那时，他是个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慕名而来的观众里有罗大佑、蔡琴等人。1978年，他申请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攻读戏剧艺术的博士。在当时的旁观者看来，这个转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台湾是剧场沙漠，很少有人有“看戏”的习惯。

1983年，29岁的赖声川回到台湾。他认为，台湾没有剧场工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创造剧场，也创造观众。1984年他的第一部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上演时剧场里只有100多观众，到他采用传统曲艺相声和舞台剧相结合的手法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后，在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时，该剧的磁带就卖出了100万盒。

“我们那时候靠一种热情，以旁观者的身份触碰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发生了一些创作的动机，合作写剧本、演出。现在回头去看，从小到大，真是因缘际会。”发布会上，三十年前同赖声川共同“作战”的伙伴李立群感叹道。

《如梦之梦》这部戏作为赖声川创作生涯中的“稀有动物”，其诞生和成长更是“因缘际会”的传奇再现。他总结说，灵感发生的那一秒钟，一句话让十几个不相干的素材，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戏。

1999年，他在印度朝圣圣地菩提迦叶，看到虔诚的信徒带着各自的命运和故事，围绕舍利塔顺时针行走膜拜。在那坐了一个下午写东西的赖声川，突然觉得，如果把观众当做中间那个神圣物体会怎么样？这种想法就产生了《如梦之梦》的舞台形式。

但想讲这个故事的冲动，却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去印度之前，赖声川和妻子丁乃竺去法国游玩，住在布列塔尼的一个靠湖的城堡中。在可以看见湖的房间里，他发现了一幅画像，下面写着“法国驻意大利大使（1860-1900年）”字样。他开始揣测，如果这个男人是法国驻大清国的大使会怎么样？如果他在北京深深爱上一个女人，并把她带到这里，她对着这片湖会想什么？如果这个女人还活着，已经很老了，她会讲什么样的故事？

从法国回台湾之后，偶然听到的一条新闻，加深了赖声川的思索：英国两辆火车相撞，死亡人数进行了修正，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原来一些并未遇难的人没有回家，而是逃走了。

这些人究竟欠了多少“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去印度的旅行中，赖声川翻开了曾经看过的书，读到了一个未曾留意过故事：一个老者在即将死去时，拉着医生的手问，“你认为上苍能宽恕我的罪吗？”

医生无法回答，这成了老者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句话让赖声川把积压在内心的感受串连起来，故事里套着故事，一个人的生命串着另一个人的生命，在舍利塔前用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了29页的构思大纲，后来发展成了《如梦之梦》。

剧本虽草就，可赖声川发现，想要排练这部戏，场面太大、时间太长，颇费功夫。每当别人问起该剧的进展，他从最开始的“排不了，特别困难”，到后来回复“想想办法，兴许能排”“正在想办法，可能真要排”，一直到2012年，“这次是真的要排了”。

这套如梦般的史诗话剧浮出水面后，人们才知道赖声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梦之

梦》首创环绕形式的剧场，共有12幕95场，长达8小时，有30多位演员、300多套的衣服，穿越时间（民国初年、现代）与空间（台北、巴黎、上海、北京、诺曼底）。观众坐在舞台中央作三百六十度环绕欣赏，犹如置身故事之中，与剧中人同喜同悲。

在赖声川看来，很多戏剧是在逃避生命，而《如梦之梦》是在直面生命和死亡，“我不会逼迫你去思考，但我会用一个很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让你自愿走入情境。人生确定发生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死亡。更玄的是，你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你越知道怎么面对死亡，就越说明你知道怎么珍惜人生。很多人看似在为生命打拼，到头来发现根本没珍惜。如梦之梦不是说人生如梦，它不是梦，是个像梦的梦，这就是人生嘛。”

## 感性也有结构

我们问赖声川，如此高产，除了“内功”之外，是否要咀嚼线索和信息，来源何处？他说，“我会在各个领域里面探索，找寻灵感，比如看报纸也会触发我的灵感。”

赖声川说，“时代在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会看到各种各样动人的事情。”

赖声川举例道，自己有一位美国朋友，女儿从出生就无法进食，呼吸也可能随时停止，照例说出出生后两三个月就会离开人世，但这位朋友居然养了她13年，孩子今年终于走了。“我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她说我的女儿就像一个天使一样，每天带给我们太多欢乐。别人以为这个生命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她话也不会说，无法进食，但她每天笑眯眯的。女儿走了，她非常非常难过。”

“当然这件事我觉得哪一天会变成一个戏，也很难，也不一定成为一个角色，但这个故事本身会感动我。感动我的都是平凡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做出一些超平凡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人家不觉得他该做，但他都会做。”赖声川解释道。

赖声川又随手举例，当天看到的新闻中，一个美国高三女生，拿了所在州的撑杆跳第三名，“她是个盲人，我看她的那个视频，先让她的狗带她助跑，冲到13步以后，有一个东西会嘀嘀地响，告诉她她在哪个点撑上去。这本身是在思考人生，思考人生的限制，受限的人如何突破，不受限的人反而给自己设限。”

咀嚼和思索之余，还需要宏观的架构。赖声川强调，要“见到森林又要见到树”，在鸟瞰森林的同时，从细部看到每一棵树，还要看

到每一棵树在创造森林中扮演的角色。“真正做到很通的艺术，需要慢慢培养。”

“结构是理性的一面，感情是感性的一面，其实感性也是有结构的。佛里讲到的结构是最实在的，就是‘因缘果’。土地肥沃是‘因’，有雨水来了是‘缘’，发芽了是‘果’，发芽之后又有一套新的‘因果’。这一连串连续动作，每个动作既是因，也是果。”赖声川阐释道。

在创作中，如果遇到瓶颈会怎么办？赖声川说道：“很幸运，我瓶颈碰得不多。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会换个跑道，不要硬想把它做出来。这时候一定要放空自己，甚至去旅行，做一些没做过的事，让脑子空掉才能重新装满。我是一个比较隐秘的人，圈子很小，不会找别人去商量。”

## 我们不需赚太多钱

艺术创作，对赖声川来说，更多是为了分享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可很多问题却在困扰着他。比如，过去票务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现在变成了重点。

“戏卖多少钱或者卖到多高的价才表示我的身份，我的戏如果平均180块钱，甚至100块，我会很高兴，但好像市场不是这样的。如果一切只是有关钱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没意思。”赖声川说道。

“我觉得从古到今，戏剧这个行业就是跟商业混在一起。本来就是要卖票，你的制作是有成本的，你要请演员，做道具，做服装，戏要有收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赖声川说，如果只是把戏剧当做娱乐事业的话，就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层面上。

“写戏的人如果看哪一个作品比较赚钱，他才朝这个方向去做，是好莱坞或者大部分人拍电影的一种心态。”赖声川说道，不过自己也承认剧场应具有娱乐功能，“你看莎士比亚时代，他的戏也是娱乐的，在市场上卖高价票，还是场场爆满。然后他跟对手，形成一种很良性的竞争，把戏剧推到一个新高度。”

“其实观众是很聪明的，观众也不是随便就接受你所谓的娱乐。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娱乐他，我觉得你也别想得那么简单，观众现在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你说服的。”

赖声川强调观众的智慧会做出筛选，“如果说你的编剧、表演技巧、幽默感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话，观众是会嫌弃你的。很多人认为粗俗一点的笑话或者是喜剧，就可以赢得观众开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观众的需求有时变化无常，很多编剧难以判断。对此，赖声川支招道：“你要去抓一种倾向，就像你去抓下一季服装一样。我觉得更理想的是你去创造流行，你也不要怕‘流行’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有它的营养，有它的好，有它的利益。”

赖声川在创作时，也会不断地问自己，笔下所写的作品到底对社会和观众是否有好处。“我会尽量希望我的戏能够有利于观众，而不是有利于我。因为很多年轻的艺术家的考虑两个方向，一是他自己开心就好，二是市场最喜欢什么。其实，还有第三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有利于观众，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

创作离不开好创意，好创意才能赚钱。“一个概念在创意上不通，商业上是不会通的。我把创意弄通，由我的团队来判断商业。我不是什么戏都票房大火，有的戏我的团队来判断看的人不会那么多，那就会做小一些，票房也还很好，他们的目标是不赔钱。我的目标也是，戏可以一直演下去是最重要的，不赔钱就行，我们不需要赚太多钱。”

艺术与艺术的尊严，赖声川保持与金钱适当的距离。

## 社会需要文化培养

金钱渐欲迷人眼，社会也在众声喧嚷中日渐浮躁，“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古训再次被提起。

赖声川也认同文化的力量，它能够带给人更平静的心来面对世界的问题。“文化，尤其是剧场艺术，它不是在包装人生或者回避人生重要问题，它其实是面对人生重要的问题，然后用一种方式让观众亲近这些本来就会要碰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剧场发展一直还不错，社会就是需要文化的培养。”

从最简单的层面来分析社会的浮躁与戾气，赖声川认为这是因为人把自己放得太重要，把自己膨胀得太厉害。“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人，都是自我心理很膨胀。如果每个人都这样，一旦觉得自己被侵犯，就会觉得生气。而剧场艺术关注的主题就是宽恕、原谅，需要多大的力量来放下自己。”

信息爆炸时代，除了自己很难到达内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也不自然。赖声川已有近两年没有更新微博，在他看来，互联网只是一发布资讯的工具，一切似乎都变得廉价了，用微信发信息，一秒钟就能收到。字是廉价的话，也是廉价的话，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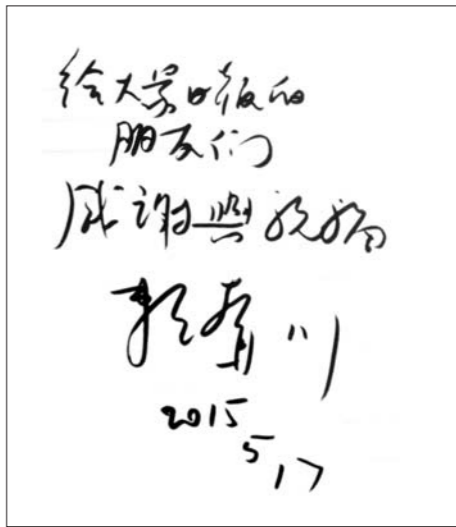
“我有时候很同情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把互联网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和资讯只要点一个键就可以得到，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年轻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去想一想。”赖声川说道。

戏剧往往能把社会的各种病态呈现出来，却没有给出药方。“可能大家觉得只要把病态呈现出来，艺术家的责任就做到了。我倒觉得只盲目地呈现病，而不提出任何可能性的话，是不负责责任的。但我这个话又说得很冒险，因为谁又有答案？对于人生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有答案的话，我们不也就是很狂妄吗？”赖声川自省道。

如果试图提供药方的话，可能意味着风险。“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一个方子，很可能变得说教，观众更不爱看。其实呈现在舞台上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一个艺术家出牌的时候是无法隐瞒的，会看的人能看到一切。”

记者反问，真的如此玄妙吗？赖声川解释道，好比一个大提琴手，他要拉巴赫的无伴奏奏鸣曲，会听的人就全部听到他一切的生命，他肚子里有多少东西，这个时候不只是他的手指有多灵巧，而是他心灵有多少深度，他对人生是什么看法，其实都在每个音符里出现。

“戏剧是一样的，你看我的戏或者我去看别人的戏，对于一个会看的人来讲，一台台上就表露无遗。会看的人一下就会看出这个人说话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有深度还是非常肤浅，是谦虚还是狂妄，这一切都会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赖声川说道。



赖声川为本报读者的题字。

## 我们是微妙的生命链

舞台上，犹如山湖倒影，皆相互映衬。在赖声川的分析中，社会最大的病态是自私，他并不认可“自私是人类本性”的观点。

“从达尔文的立场来讲，人类的历史是你死我活，适者生存，强者才能够留下来，但‘强’是什么意思呢，是肢体上还是能量上的呢？其实有一种更强的力量，就是慈悲的力量，利他的力量，我心里是很认同这个价值观的。”

教育的漏洞也使得“自私”得到繁衍。“在大人没有想清楚的状态下，去教他们的子女。很可惜，不只是中国，我觉得全世界皆然。大家都是还是在某一个程度里面在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孩，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到最后会教小孩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其实是害了孩子。”赖声川惋惜地说。

赖声川继续解释道，最近有很多科学实验证明，在动物世界里都存在利他主义。比如研究狼群的学者发现，狼群在被威胁时，有一部分狼会牺牲自己，就是非常有意识地牺牲自己。“这就是最强的人才可能这样。”

行为背后是观念，剖析社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刨根究底出在人的思想上。“他如何看这个世界，如果他认为自己，所以必须拥有更多，必须抓更多抢更多，但是他没有用更智慧的方式看到：其实我们都是连贯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是一个微妙的生命链。《如梦之梦》也许就是在说这个，我们互相都有关系，依存在一起，我杀了你其实是在杀我自己，或者我杀了这个环境就是在杀我自己。”赖声川说道。

赖声川给出了解决的路径——多思考“利他”，重新定义“成功”“强人”，慢慢地开始想到更多对生命的追求。“我们戏剧能提供的就是这个东西，对生命本身追求更多的人会来我们剧场看戏。如果他只是被娱乐的话，他不必到我们这里来，虽然我们提供娱乐。”赖声川微笑道。

学习虽然缓慢，但别无捷径可走。赖声川比划着手臂讲了一个事例：“我记得有一个故事，释迦牟尼有一个很小气的弟子，他紧紧抓住自己的食物不放手。释迦牟尼教他把食物从左手给右手，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学会换手之后才慢慢说这个东西还可以给别人。这个小徒弟是花了好几个月才能够接受，我这个东西还可以给别人。这其实都是一些习惯，当你习惯这是我的，我就必须紧紧抓着，想放开心里就很难。”

记者问道，你的戏剧是不是也在教观众从左手换到右手？

“我真不敢这么说，对我来说戏剧就是一种表达，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故事中有有什么对你的人生有参考的，我从来不会教你。”赖声川谦虚地说。

责任编辑 郭爱凤